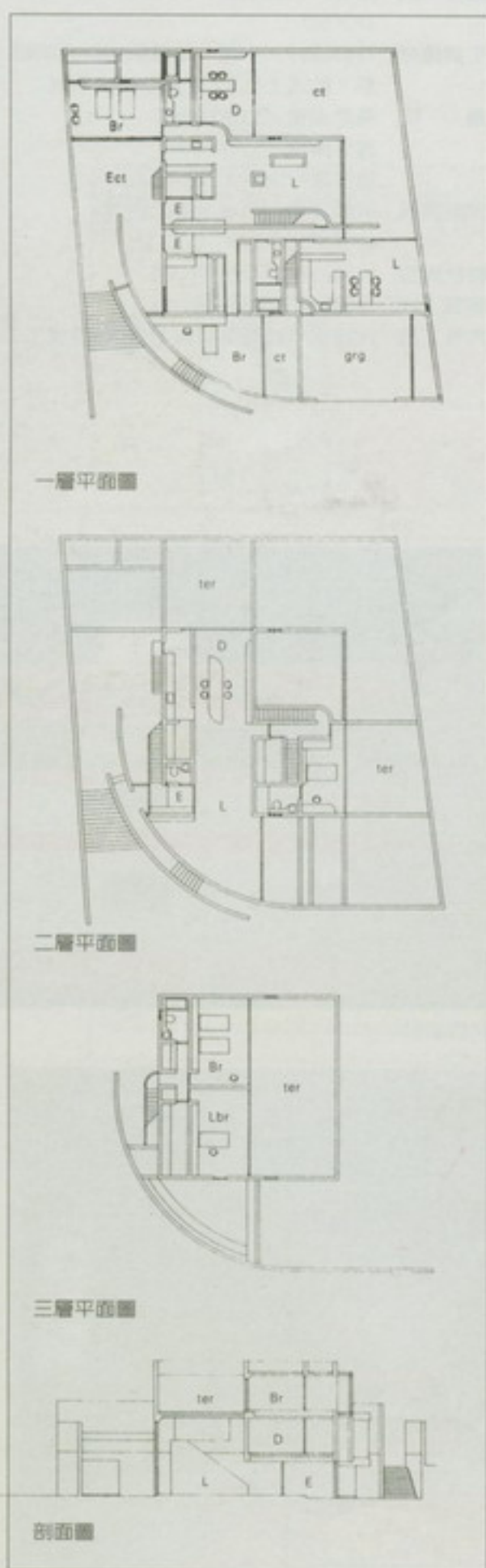


尋找人與建築共存於自然之中

評苗栗姚宅與南埔林宅

近來別墅型農舍大量興起，但因設計者與使用者心態不同而往往忽略了自然環境的約束。南埔林宅與苗栗姚宅因建築師的參與而給予這類型的農舍一番新的風貌，是業主與建築師用心經營所產生的作品。

文／洪育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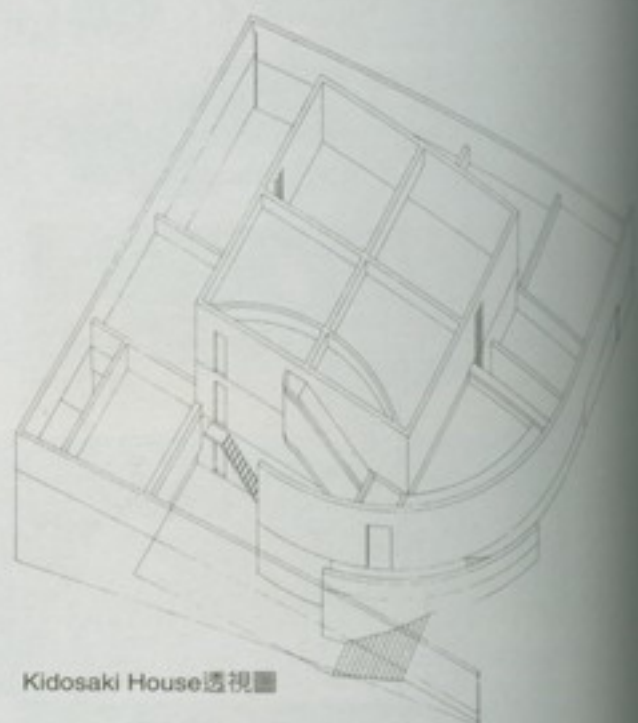
Kidosaki House Setagaya, Tokyo 1982-86

洪育成，考工記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密西根大學建築及都市計劃碩士。

農舍在傳統的運作中並不需要建築師的參與，多為農民在農閒時招募工人建築而成。傳統農舍在過去單純為農民所使用時，因受其經濟能力、工法、材料及信仰的約束，在建築上反而呈現較謙遜的姿態，與大地及氣候的結合頗為密切。近年來因都市環境品質的惡化，許多人為尋覓桃花源而紛紛在鄉村地區興建別墅式的農舍。這些農舍亦鮮有建築師的參與，但與傳統農舍不同的是這些別墅型農舍普遍運用了新的構造方式（RC樑柱平頂樓房）以及空調設備。而且在心態上的不同，設計者與使用者往往忽視了自然環境的約束，許多別墅型的農舍便很唐突的立在水田之中、山腰之上，破壞了原有和諧景觀。這類型的農舍只有少數是在業主用心的經營中興建起來，建築師的參與亦給予這類型的農舍有另一新的風貌。南埔林宅及苗栗姚宅均是屬於業主與建築師用心經營所產生的作品。

苗栗姚宅

姚宅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活潑、充滿生機。在造型、材料及顏色的選擇上，充份的反應出新生代設計者與業主勇於挑戰現況的心態。當前台灣建築環境中，瓷磚被濫用的狀況就如同塑膠袋在日常生活被濫用一般——有些人家中甚至連電視搖控器也包上了一層塑膠保鮮膜。所以當類似Stucco或Sandstone這種有質感能呼吸的建材再被接受時，似乎可預期有一天在店裡購物時，所買的東西能被慎



Kidosaki House透視圖

重的用紙包裝起來，而不是被包裹在層層的塑膠袋中。

但當新材料被使用時，長久以來在台灣建築界一直被忽視的基本問題——「Detailing」，就浮現了！數十年來台灣慣用RC蓋房子，瓷磚「包」房子，設計者與營造廠都已忘了如何處理女兒牆、窗台、門檻、屋簷等構造組合的收頭。於是新完成的牆面很快的佈上一道道污水痕跡。很多人會怪為何當初不用瓷磚；怪台灣空氣污染嚴重，怪進口材料不適用於本土。其實該檢討的問題是為何正確的Detailing在學校及業界都學不到？嘗試新的東西的確給設計者帶來較多「受批評」的風險，但勇於挑戰現況最大的收穫其實在於發現自己的不足而設法去超越。Frank O Gehry是最好的典範。

姚宅在Program上是個大型的別墅。住有四代的家族——姚先生一家四口及姚先生的祖父、母親、弟弟、妹妹及姪兒。多代同堂且直系旁系同居一屋簷下，不論對設計者或使用者而言，都是個複雜的課題。這種親族的組合在空間設計上應有許多微妙的

互動關係。台灣在農業社會逐漸瓦解時，建築型態上一直未出現對多代同堂的生活型態有合適的對策。在眾多三代同堂的例子中，私密性與公共性的衝突一直無法可避免。本案的設計亦只是提供了許多均質的臥房及起居空間，對家族中不同成員特性無明確的描述。

安藤忠雄在東京城戶崎邸（1982~1986）及伊東邸（1988~1990）其實提出了一些新的方向。在城戶崎邸中，住有三家人——一對夫婦，先生的父母及太太的母親，這個設計中，各家保有其私密性但又共享一些空間，經由這些公共空間，彼此可相互呼應。植栽也刻意的保持了昔日舊居的樹種及位置，以表達歷史的延續。伊東邸亦是由三家人組成——一對夫婦、長女、長男夫婦。這個設計亦提供了各家特性及私密，同時經由巧妙的三度空間組合下，各戶在生活中可經由露台及中庭感知到其親人的活動。刻意保留的老樹亦成為家族的共同精神象徵。

在面對基地的物理條件下，姚宅的設計者很敏銳的觀察到一些現象，例如火車、北風、日照及田園風貌並試圖在建築處理上有所對應。但設計者對造型操作的關心似乎遠超過了對自然力量與建築的互動關係。相對的傳統的農宅在造型上雖然較無企圖心，但深挑的屋簷與廊道卻能遮擋風雨及夏日酷熱的陽光，不僅保護建物的門窗開口，亦提供使用者與自然之間一個舒適的中介空間。

姚宅最成功的部份是業主在設計及施工過程中積極的參與，雖然因此給設計者較多的限制，但一棟住宅不應只是設計者個人意念的表達，業主其實也在過程中瞭解一個作品形成的因果關係，以及體驗如何與設計者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一個成熟的建築是同時需要成熟的设计者與成熟的業主。

南埔林宅是李承寬先生在台十五年期間的唯一作品。這棟建築乍看之下平實無奇，並非雜誌上流行刊登的作品，但卻是讓人進入後就覺得很安適而不想告辭。

空間的流動性一直是李先生作品的特性。林宅一樓的半戶外空間將前後院及山下的田園景緻溶為一體，使得基地的界限不復存在。樓梯串連了室內的幾組高差半層的空間。在上下階梯時，因空間的穿透性及光影的變化，使得空間的層次及視覺效果相當豐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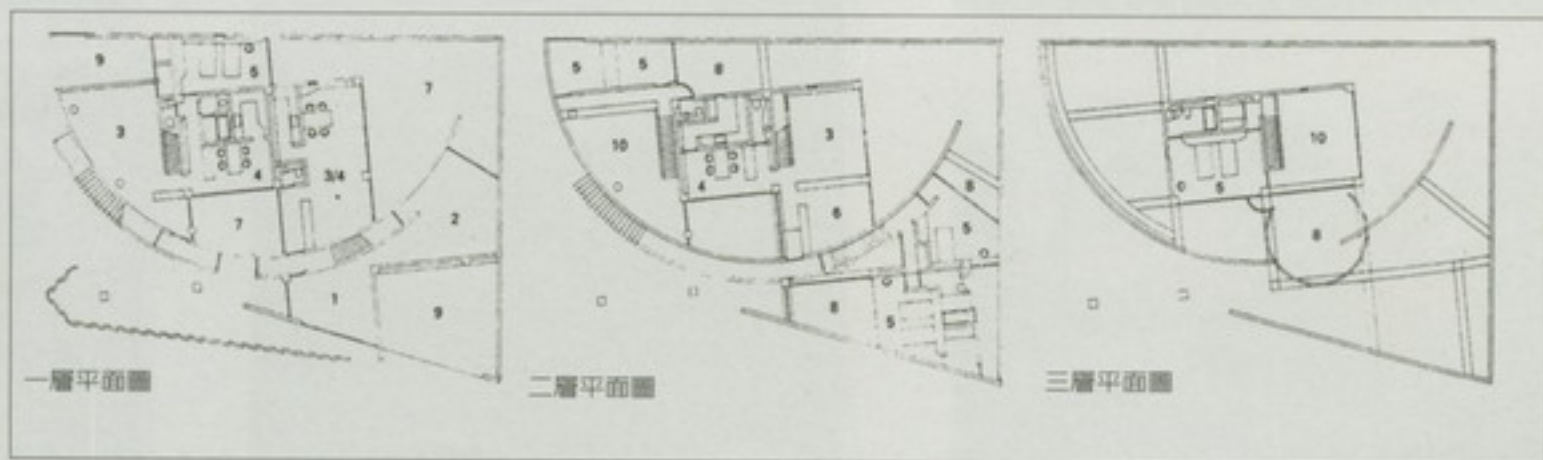
李先生在處理空間及造型手法上，比較接近捲軸的中國文人山水畫——不刻意描述主題，亦無戲劇性的「單獨」場景出現。人得順著彎延的路徑去體會自然而溶入自然。陳昭武建築師在最近一次訪談提到建築師不在於「創造」空間而是去尋找那「已存在」的空間。李先生的作品正是在尋找人與建築如何共存於自然之中。因此在林宅，房子的東側可轉一個角度去看九九峰，北側則是順著基地原有的一排桑樹而蓋。使得一樓的半戶外空間是透過姿態優雅的桑樹枝幹看到山下的田園景色。坐在二樓餐廳時，窗外望出，恰好看到桑樹梢上飛鳥隨風起舞。

流動的空間是很多設計者所追求的，但無止境的流動卻令人浮動不安而終至疲乏——例如時下流行的一些南加州新銳建築師的作品。林宅的空間在流暢同時，一些主空間卻反而呈現低調的風格——不論在材料的運用或空間的形狀，因此產生相當的安定性。同時也因為建材使用的單純性，使得「人」在空間的重要性增加。

加。

林宅與其在德國的姊妹作品較不同者在於細部處理上的差異。同樣是強調內外的融合，在德國可有大片的玻璃窗，但在台灣卻因鋁窗尺寸分割及細部發展的不足，使得內外交際之處，不若德國作品明快。扶手欄杆是人手觸摸最頻繁的建築構件之一，台灣的扶手在質感及五金固定方式都較單薄草率。屋頂面材的處理方式原是很不錯的構想——RC頂再加一層彩色鋼浪板，是很經濟的台灣式隔熱防水工法。但在細部收頭上設計者似乎已Let Go了！況且傳統鋼浪板需要足夠的洩水坡度(1:4)。雖然此處不需考慮防水功能，但鋼浪板被水平鋪設時總覺尷尬。如果在時間及經費條件容許下，能讓李先生繼續發展一些細部收頭，這棟建築應可提供給台灣建築從業者更多的啟示。

李先生設計的林宅中，人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使用者在空間中遊走穿梭，使得建築具有生命，林氏夫婦敦厚謙和的個性充分反應在建築的姿態與材料的運用。這棟房子不是蓋來「看」的，是蓋來「住」的；是讓人能生活在其中的。在林宅訪問時，感覺這空間是那樣的安適，會想在午餐後拿本小說躺在餐廳牆邊長沙發上睡個午覺，或是捧著一杯熱茶坐在客廳看雨後的九九峰。當我想拿起相機記錄這個空間時，卻找不到一個恰當的角度，這令我想起以前成大建築系舊系館（成功校區），那個合院曾是我們師生每天日夜生活的地方，是許多人始終懷念的空間。但記得幾次想拍照留念，卻也是鏡頭拿起，找不到一個恰當的角度。 ■



Ito House Setagaya-ku, Tokyo 1988-90

南埔林宅